

闲话

主编 / 臧杰 薛原 青岛出版社

1~2 合辑

书生不自量
玫瑰与蝴蝶

唐僧：体制内的宠儿

绍兴周氏的实业与科举

殷海光其父的其人其事

陈独秀的稿费

萧乾致邵绶红的五封信

少年胡适之

舒绣文跑龙套

熊十力的狂放与疯癫

巴金的「底线」

致束星北的三封信

罗隆基和胡适之

老舍生命里的三位女性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玫瑰与蝴蝶·书生不自量/臧杰, 薛原主编. —青岛: 青岛出版社,

2011.3

(闲话)

ISBN 978-7-5436-7114-0

I. ①玫… II. ①臧…②薛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39511号

书 名	闲话(之一·之二)玫瑰与蝴蝶·书生不自量
主 编	臧 杰 薛 原
出版发行	青岛出版社
社 址	青岛市徐州路77号(266071)
本社网址	http:// www.qdpub.com
责任编辑	刘 咏 E-mail: qdliuyong@126.com
装帧设计	申 尧
平面制作	墨点平面设计工作室
制 版	青岛人印设计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	青岛海尔丰彩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	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
开 本	24开(889mm×1194mm)
印 张	18
字 数	280千
书 号	ISBN 978-7-5436-7114-0
定 价	46.00 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

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。

电话: (0532) 80998826

闲话

主编 / 臧杰 薛原 青岛出版社

1~2 合辑

书生不自量
玫瑰与蝴蝶

唐僧：体制内的宠儿

绍兴周氏的实业与科举

殷海光其父的其人其事

陈独秀的稿费

萧乾致邵绶红的五封信

少年胡适之

舒绣文跑龙套

熊十力的狂放与疯癫

巴金的「底线」

致束星北的三封信

罗隆基和胡适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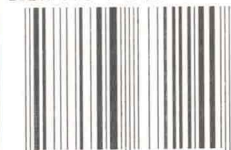
老舍生命里的三位女性



扫描名流世界

XIANHUA

ISBN 978-7-5436-7114-0



9 787543 671140 >

ISBN 978-7-5436-7114-0

定价：46.00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玫瑰与蝴蝶·书生不自量/臧杰, 薛原主编. —青岛: 青岛出版社,

2011.3

(闲话)

ISBN 978-7-5436-7114-0

I. ①玫… II. ①臧…②薛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39511号

- | | |
|------|--|
| 书 名 | 闲话(之一·之二)玫瑰与蝴蝶·书生不自量 |
| 主 编 | 臧 杰 薛 原 |
| 出版发行 | 青岛出版社 |
| 社 址 | 青岛市徐州路77号(266071) |
| 本社网址 | http:// www.qdpub.com |
| 责任编辑 | 刘 咏 E-mail: qdliuyong@126.com |
| 装帧设计 | 申 尧 |
| 平面制作 | 墨点平面设计工作室 |
| 制 版 | 青岛人印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青岛海尔丰彩印刷有限公司 |
| 出版日期 |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|
| 开 本 | 24开(889mm×1194mm) |
| 印 张 | 18 |
| 字 数 | 280千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436-7114-0 |
| 定 价 | 46.00 元 |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

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。

电话: (0532) 80998826

录 卷

玫瑰与蝴蝶 ○

沈从文的1951/张新颖	007
罗隆基和胡适之/刘群	014
被遗忘的银行家：蒋抑卮/傅国涌	025
巴金的“底线”/森泥	038
陈从周的意义/河西	050
程砚秋与20世纪/佚名	057
舒绣文跑龙套/吕恩	069
玫瑰与蝴蝶——陈歌辛、陈钢父子的音乐往事/张彤	072
没有彼岸的漂泊——四个德国总督在中国/李明	083
单维廉：一段殖民史的“标本”/马维礼	101
萧乾致	115

闲话

目 录

化铁致胡风的二十封信/化铁.....121

玫瑰与蝴蝶 •

艺术家·“坏掉”的女人·弗里达/高伟.....141

做罗丹的情人，幸还是不幸/张薇.....151

章克标的病榻“简讯”/范笑我.....160

殷海光其父的其人其事/李文燕.....176

潘旭澜老师/叶公觉.....182

章子怡PK孔夫子——一场文化比较演出彩排的现场记录/单正平.....188

唐僧：体制内的宠儿/马亚丽.....204

《闲话》稿约.....208



沈从文的1951

张新颖

“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，理解之无可望。”

1950年12月，沈从文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。临毕业，学员多重新分配工作，有的人就填写志愿。“我因为经过内外变故太大，新社会要求又不明白，自己还能做什么也不明白，所以转问小组长，请转询上级”。“过不久，小组长约我谈话，告我上级还是希望我回到作家队伍中搞创作。这事大致也是那边事先已考虑过的。因为较早一些时候，就有好几位当时在马列学院学习的作家来看过我，多是过去不熟的，鼓励我再学习，再写作”。

可是，沈从文表示，希望回到历史博物馆。因为对重新写作，“我自己丧了气。头脑经常还在混乱痛苦中，恐怕出差错。也对‘做作家’少妄想。且极端缺少新社会生活经验。曾试写了个《炊事员》，也无法完成”。沈从文人事关系是在1949年8月由北京大学转到历史博物馆的，那时他的“精神失常”还未康复。到馆工作不久，

就被送到“革大”学习。学习结束，他又回到了博物馆，名分是设计员，做研究。

1951年1月，沈从文参加了“原始社会展览”讲解词的编写。对于他来说，这可是个完全生疏的工作，但也只好硬着头皮，一边学习一边写作，一边向观众讲解一边自己修改，总算完成了任务。紧跟着又有新的任务，用历史唯物论观点写一本《从猿到人》的通俗读物，他也用几个月写完了，后来却未见出版。

4月到5月，举办“敦煌文物展”，他从布置陈列、起草说明、撰写展品特刊中的评介文字，到在陈列室做说明员，事事忙忙碌碌。他在《历史博物馆日记片断》中记道：“几天来为敦煌展作说明，下得楼来，头晕晕的，看一切人都似乎照旧，钓鱼的钓鱼，打闹的打闹，毁人的毁人，很觉悲悯。”“头昏”的字眼在此期的日记中经常出现，“头昏沉之至，可悲。”“人在什么时候才可望用友爱来代替摧残作践？……头昏昏。”

说到为观众做说明员，后来有不少人以此而为沈从文鸣不平；但就当时情形看，这有可能是他在博物馆上班时感到最为放松、活跃、有意义的时候。这一年，他断断续续用四个月的时间给一个青年记者写了一封长信，即1992年以《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》为题编入《沈从文别集·边城集》的那封，信中提到他在博物馆的情形：“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，从早七时到下午六时共十一个小时。以公务员而言，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，别的事情通说不上。生活可怕的平板，不足念。”“在博物馆两年，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处，其实许多同事都不相熟。自以为熟悉我的，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。一听到大家说笑时，我似乎和梦里一样。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，越说越远。”可是，在陈列室中，和一群群陌生观众一同看文物时，情形就有些不同。他在这封长信里非常细致地描述了他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观众，凡事感到惊讶的学戏曲的女孩子，乡村干部，城市中长大的大学



玫瑰与蝴蝶 ○

沈从文的1951年 ○

生，给外宾做翻译的女联络员，老大娘，壮壮实实的军官，美术学校的学生和老师，听完讲解派了个代表来鞠一躬的学生群……在“生命极端枯寂痛苦”的时期，“这些人的印象和文化史许许多多的重要业绩，都一例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少的润泽。很离奇，即我的存在，却只是那么一种综合。一种如此相互渗透而又全然不相干的陌生事物”。

“也有先听听不下去，到后来人也谦虚了许多，特别是学美术和文化的，临了不免请教贵姓一番。或告，或不告，大家还是相互谢谢，很好。他们想不到我对他们谢谢的理由。想不到他们从不着急的事，我永远在为他们学得不够、不深、不广而着急，为他们工作搞不好展不开而着急！谢谢他们肯多看看多学学！”但这些话，却只能在自己心里说，口中能说出的，只是“谢谢”而已。

沈从文心里郁积了多少要说的话呢？没有人要听他说话，没有人明白为什么他要那么耐心、细致、庄重地去做说明员。他只能在心里想象有一个或一群听他说话的年轻人，能够懂得他的心声：“你年轻人，我就为了你，为了你们，我活下来了。……我就为你们之中还有可能从我工作中，理解我是你们的朋友，你们的熟人，就在一切想象不到的困难中，永远沉默支持下来了。在一切痛苦和寂寞中支持下来了。只为了你们的存在、生长，而我们的生命相互照耀接触，因之对人生都更肯定，我十分单纯地把一切接受下来了。……只因为你们的存在，在世界中永远有你们的存在，有你们从得失中得来的欢乐或痛苦，有你们在不幸中或其他情形中，还会于不经意时和我一生努力的理想及工作热情，一例消失于风



○ 1956年的沈从文
内山嘉吉 摄

雨不幸中。也为了你们由于生命的青春无知，必然会有各式各样的错误，以及为本质本性上的弱点，而作成毁人不利己的结局。我还为了手中一支笔，有可能再来用到你们生命的形式发展上，保留下你们的种种，给后一代见到。我很沉重也很自然地活下来了。”

一天工作结束，已是暮色苍茫。“关门时，照例还有些人想多停留停留，到把这些人送走后，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，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，百万户人家房屋栉比，房屋下种种存在，种种发展与变化，听到远处无线电播送器的杂乱歌声，和近在眼前太庙松柏林中一声勾里格磔的黄鹂，明白我生命是完全的单独。就此也学习一大课历史，一个平凡的人在不平凡时代中的历史。很有意义。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，理解之无可望，那么就用这个学习理解‘自己之不可理解’，也正是一种理解。”

他的心境，茫茫苍苍中，特别“明白”，或者也可以说，特别“不明白”。



玫瑰与蝴蝶 ○

“时代十分活泼，文坛实在太呆板！”

沈从文除了在博物馆上班，春季开学后，还在辅仁大学兼课，每周两个学时，教散文习作。这个兼课，也只不过是离开北京大学后所保留的“尾巴”而已，沈从文的课堂可谓冷落，“一星期两小时课，五个学生只二三同学还对学习有点点兴趣”。

仍然有人劝他写小说，他感慨道：“你说人民需要我写小说，我已不知谁是要我再用笔的人民！两余年来，凡是旧日朋友通隔绝了。凡事都十分生疏。”

沈从文的1951年 ○

虽然他没有作品发表，与新时代的文坛“无关”，但新时代的文学创作上的“问题”还是会牵扯到他。他也许不知道，1951年5月10日，丁玲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作“如何迎接新的学习”的报告，批评《我们夫妇之间》、《烟的故事》等作品时说道：“坏的是穿工农的

衣服，卖小资产阶级的东西。《烟的故事》简直是沈从文的趣味，味道是不好闻的。”老朋友顺口捎带了一句，可谓举重若轻。

这一年9月，王瑶《中国新文学史稿》上册由开明书店出版，对沈从文的小说大致做了这样的评价：他写军队生活的作品，“写的多也是以趣味为中心的日常琐屑，并未深刻地写出了兵士生活的情形”；他以湘西为背景的作品，“着重在故事的传奇性来完成一种风格，于是那故事便加入了许多悬想的野蛮性，而且也脱离了它的社会性质”；“后来这种题材写穷了，就根据想象组织童话及旧传说了”，“奇异哀艳而毫无社会意义”；他写小市民，“不缺乏多量的恋爱故事”，写底层人物，“都是只有一个轮廓”。总之，“观察体验不到而仅凭想象构造故事，虽然产量极多，而空虚浮泛之病是难免的”。1953年8月《中国新文学史稿》下册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，在《新的人民文艺的成长》那一章叙述“思想斗争”部分时，引用了1948年《大众文艺丛刊》上发表的郭沫若的《斥反动文艺》、荃麟执笔的《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》等文对沈从文的批判。王瑶在这部著作的自序中说，他编著这部教材的“依据和方向”，是教育部召集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的“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”对“中国新文学史”这门课程的规定和内容说明。也就是说，这部教材对作家的评判并不完全出自作者个人，这种评判的“权威性”和力量当然也不只是个人的。

但文坛之外的沈从文还是关注着文坛。“近来在报上读到几首诗，感到痛苦，即这种诗就毫无诗所需要的感兴。如不把那些诗题和下面署名联接起来，任何编者也不会采用的。很奇怪，这些诗都当成诗刊载，且各处转登不已。”使他痛苦的是这样一种对比：“那么艺术或思想都不好的作品，可以自由出版，另外有些人对国家有益有用的精力，却在不可设想情形中一例消耗了。这也就是历史，是时代！文艺座谈虽经常在人手边，为人引用，毛本人和我们作群众的究竟相



隔太远了。如何把许多有用精力转到正常工作上，形成新的时代桥梁，更有效地使每一支有用的笔能得其用，不再一例消耗于无何有上，是他想不到的。巴金或张天翼、曹禺等等手都呆住了，只一个老舍成为人物，领导北京市文运。……时代十分活泼，文坛实在太呆板！”

这一年，发生了对电影《武训传》的大规模批判运动。这部由孙瑜编导、赵丹主演的电影，于1950年12

玫瑰与蝴蝶 ○

月经批准上映，先是引起广泛赞扬，后出现批评意见乃至根本否定。1951年5月20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毛泽东所写的社论《应该重视电影〈武训传〉的讨论》，从而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文艺—政治批判运动。沈从文写了一篇《〈武训传〉讨论给我的教育》，一是承认个人过去的工作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，二是对近几年的文教政策提出质疑，认为文化领导工作如何团结如何鼓励作家用笔做得不好。沈从文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不清楚，这篇文章也没有发表。

在《凡事从理解 and 爱出发》这封长信里，沈从文充分表达了他对《武训传》讨论的观点，他直言不讳地说，费去万千人的劳动时间来做这样的讨论和批判是浪费。“如只把个武训来作长时期批评，武训这个人其实许多人就不知道，少数人提到他时还可能会说是鲁迅的……如托古射今，把现在人中有因种种原因工作一时和政治要求脱了

沈从文的1951年 ○

节的情形，认为即是武训的再生，即动员一切可动员的来批判，还是主观上有了错误的结果。因为这个时代哪里还有武训？当时太平天国之革命，无从使武训参加，很自然。至于现在革命，哪是太平天国可比？革命者还自信不过似的比作太平天国，已不大近情，如再把时下来比武训，未免更远了。……一检查偏向，去主观，再莫把自己当成太平天国的英雄，也莫把人当成武训来有意作践，就什么都不同了”。“不想办法鼓励更多新作品代替《武训传》，来通过艺术娱乐方式教育千万人民，只作破题令万千人学习诵读检讨，费力多而见功少，似乎不大经济。即把一个导演、一个演员，并一个在坟墓中的武训，完全骂倒，新的优秀作品还是不会凭空产生！——这自然可能还有更深意义，我们一点不了解”。

就在《武训传》的批判声中，6月，沈从文写长文《我的学习》，这是属于“亮相”性质的检讨文章，沈从文回忆和“初步清算”了自己过去的写作和思想。这样的文章大概很难写，8月改写初稿，秋天又再次改写。11月11日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《我的学习》，14日《大公报》转载。这时沈从文已经在四川参加土改了。

三兄弟

这一年，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在家乡做了省文物委员，沈从文去信跟大哥谈如何收罗家乡兄弟民族创造的文物，如何展开工作。他特别说道：“不用念我，国家问题多，事情多，个人不足念。要注意为下一代年轻一代工作。不要以我得失为念。”

他还在信里问三弟沈荃的情况如何。他不知道，沈荃已经在2月被辰溪军分区收押。沈荃1925年入黄埔军校，后来参加了北伐和抗日战争，1949年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回到湘西，随陈渠珍和平起义，有功凤凰的和平解放。1951年11月28日，沈荃被判处死刑。

大概过了一年，沈从文才间接得知这个消息。





罗隆基和胡适之

刘 群

胡适和罗隆基的交往较早的记载见于《胡适日记》。1926年9月26日，胡适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回寓吃晚饭，遇见罗隆基君。他说他现在研究两个题目：一、舞弊制止法（Corrupt Practices Laws），二、文官考试法（Civil Service）。我听了很高兴。与他谈甚久。”

胡与罗见面的地点是在英国。此时，胡正为庚款一事赴英。而罗原来是留美学生，他于1922年从清华大学赴美留学，先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系，获硕士学位，后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，于1925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。留美期间，逢孙中山逝世，罗隆基曾以纽约华侨留学生会主席身份组织了悼念活动，而后与闻一多等人组织国家主义团体“大江会”，他也是其中的骨干分子。由于撰写《英国国会选举法案》博士论文，罗隆基获得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习机会，师从英国著名政治学者费边主义理论家哈罗德·拉斯基教授。

大概由于初次会面相言甚欢的缘故，胡适自然而然地成了罗隆

玫瑰与蝴蝶

胡适之和罗隆基

基投奔的靠山。1928年，罗回国后，先是到光华大学当上了政治系教授，而后兼职成了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教授，而中国公学的校长正是胡适。

在投奔胡的前后，罗基本上充当了胡的策应者的角色。而此
时，胡正处于十分失意之时，他在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两面不讨
好，有意于借《新月》月刊“东山再起”，以实现其政治文化理
想。胡在后来的回忆中说：“从民国十六年五月我从欧洲、美国、
日本回到上海，直到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底我全家搬回北京，那三年
半的时间，我住在上海。那是我一生最闲暇的时期，也是我最努力
写作的时期，在那时期里，我写了约莫有一百万字的稿子。”（罗
尔纲：《师门五年记》，三联书店1998年版，第七十八页）

胡的“抱负”并没有一下子能得以实现，由徐志摩负责张罗的
《新月》一事，想由胡任社长，徐任总编辑。但梁实秋、潘光旦、闻
一多、饶孟侃、刘英士等人觉得社长主编不经同人推选，一两个人就
决定的做法实在是太“独断独行”，应当经过正当手续民主推选。

这事闹得胡极不高兴，因此写了封信给徐志摩，要求退出新月
书店董事会，并抽出自己的书稿《白话文学史》，撤出自己代江冬
秀（胡适之妻）、胡思杜（胡适之子）、张慰慈入的三股以及自己
的一股共四股。

幸亏徐志摩没有公开胡适的信，又从中做了大量的撮合工作，
风波才算过去。《新月》终于在1928年3月10日问世，胡适的书稿后
来还是由新月书店出版，他也在创刊号上发表了《考证〈红楼梦〉
的新材料》。这场风波，梁实秋后来分析说：“表面上是因为社长
主编未经同人推选，手续不合，实际上是《新月》一批人都是坚强
的个人主义者，谁也不愿追随在别人之后。”（陈子善编：《梁实
秋文学回忆录》，岳麓书社1989年版，第一百二十五页）

自创刊号至第二卷第二期，《新月》月刊的列名编辑是徐志